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八

四

8仁12
474
42





門仁12
474
卷48

他
42

說統曰由生而遷而卒該盡
一生履歷後字即去字之意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九章言聖賢

之道亦具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平居講貫
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尤詳十九
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
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為孔
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
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
耳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
行以繼之末章乞糶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
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
富貴驕人者最為切至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孟子集註

卷之八

離婁下

一

遊喜齋

不必泥。

四書釋地續曰。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

孟子卷之八

謹本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問舜卒於鳴條則湯

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通義仁山金氏曰。諸馮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負夏衛地。史及雜書云。舜取於頓丘。就時於負夏。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因葬焉。今道州九疑是也。此云鳴條。恐古地有二名。爾舜有虞之國。在今河中府。舜井尚在。歷山雷水皆在河中之境。而今又多傳齊州有歷山。濮州有雷澤。曹州有陶丘。此舜舊隱是云。東夷之人。又會稽上虞。世俗亦云舜所居。此或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歟。按舜為父母所逐。負販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爾或云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古注畎夷即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即文王之時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四書釋地曰。卒於畢郢。即葬也。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為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詔祭文王於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家亦非此。秦悼武王陵。皇甫謐所謂葬畢者是。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日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通義仁山金氏曰。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

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入節。澤

離婁下

字。

五子大

卷之八

離婁下

七

份按又有竹符上有周禮中
有以玉為竹節九字

困勉錄曰周禮八節符節其
一耳註乃統言之者意分言
之則符節為八節之一合言
則八節皆可謂之符節也蒙
引意亦似如此然八節不皆
用玉而註總云以玉為之意
雖不皆用玉而必飾以玉也

然不知朱子何所據矣又或
者註云以玉為之者乃是舉
重而言耳俟再考之

說統曰按白文其字屬聖人
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
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入
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
其揆一也猶云其軌一也當
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
極協於入之揆度者言
困勉錄曰此章言道雖是就
用上說然君臣父子之倫亦
是道之用蒙引謂孟子本意
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而以
雲峰君臣父子一條為不是
亦太拘矣但不可專主君臣

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
旌節○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
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
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
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
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
符節右雷君所左以與其人其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
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
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通考趙氏惠曰舜
至文王一千二百歲蒙引問符節一物乎分為二
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証曰註曰符節以玉為之云云
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
璽節旌節周禮惟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為之
○得志行乎中國吳仲珠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
說非也集註只訓作天下且東西夷已說見前○存
疑得志行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
因舜文繫說古今聖人或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謂
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不是得志行乎中國

同是其行乎中國者同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
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這便是同也
蒙引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卽舜之不虐
無告不廢困窮一條未免以事迹論不必用如用之
則有不同者
說不得矣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

則一也南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

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
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
是道○雲峰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
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

父子之倫說耳淺說以出乎身加乎民為說極是又曰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朱氏公遷謂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是也存疑謂以其獨盛者言非也

呂晚村曰昔陸子靜謂東海聖人西海聖人此心此理之同與孟子此章之言將無同乎曰不同也孟子之所指者義理也陸子之所指者心體也何以知之孟子謂先聖後聖其揆也所謂其揆者專指其裁度義理無過不及之處而言即允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陸子則但言此心此理而已究其所為此心此理者何物耶不過曰天地何所窮際而已然則其所為此心之同者不過

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附蒙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皆是無意相合而自然相脗合○其揆一者註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此是解出所取揆字之義如此其實只是與言其一揆一轍同歸一致者一意切不可謂上文言其道之同此是言度其道之同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附通義仁音僑也溱音臻洧音榮

虛靈之本體即其所為此理之同者亦不過入荒洞達之意乃無星之秤無守之尺也充類至義之盡一是君子之中庸一是小人之無忌憚崖畧雖近似相隔何啻萬重山耶四書釋地曰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澗曰澗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為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份按語類辨人務德或謂溱洧水底皆沙不可施梁柱孟子之言非是今闕文釋地則云余讀鄭道元註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溱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

溱洧二水在今鄭州朱子云此即泥水在虎牢之下故虎牢名泥水關鄭子產以乘輿濟人處聞人務德以為此水其下皆沙深不可施梁柱淺不可徒涉恐難以乘輿濟然此類不必深考覆符按古今地名不同圖經流傳亦異二水源流亦長詩蹇裳涉溱蹇裳涉洧則二水亦小可以徒涉但或冬寒病涉子產偶見之以乘輿濟之耳觀下文言十一月十二月可見又徒杠輿梁字皆以水不過秋冬閒作木橋耳固不患沙之淺深者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附存疑曰聽鄭國之政則可以無所不為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然則聞人務德之言謬矣
份按然夫子亦日以惠人句原文作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語意更明其下尚有又謂其猶象人之母知食而不
知教二句亦不宜刪去
困勉錄曰今人多云子產平日不是只行小惠者玩朱子及東坡之言則子產平日亦只是行小惠蓋今人指都鄙有章等為政故謂其平日不是行小惠者此是淺言之也
朱子及東坡指都鄙有章等亦為惠故謂其平日亦只是行小惠此是深言之也合而言之則子產平日所為已足惠而不知為政子况乘輿濟

施焉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日以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慶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附存疑惠而不知為政句是一章大旨下皆明此意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條雖是先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蒙引惠字便是譏了不到不知為政處方是譏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或謂惠以心言亦非也註明云私恩小利是以事言若謂子產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則固是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

枉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

人之事尤其一時無意中所為若就此一節論更見其惠而不知為政矣都鄙有章等君子猶以為惠也况乘輿濟久尤為小惠矣如此說則二說固不相妨然須知朱子及東坡之言是深一層話非本章正意又曰雙峰看未字亦是但專主未至於寒說則偏矣註雖云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蒙引以雙峰之說為太泥是矣

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通考趙氏惠曰夏令夏后氏之令周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音水有

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朱子曰先王之政細

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閒亦無遺憾如此○雙峰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附存疑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入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音人為去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

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人主晨昏啓閉闢闢開左右行者言能平

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

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朱子曰

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

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

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人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附蒙引註國中之水當涉者眾國中之

水謂不止溱洧也愚謂縱然只是溱洧亦不能人人而濟之朱子必廣言者蓋如此則愚一意亦在其中

矣○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惟行辟人可也徒以出行言之却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輿濟

人說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

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得孟子之意矣問孔子

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朱子

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

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

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

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

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

份按慕其小惠慕字乃暴字之訛

不免有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日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慕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

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拚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莫角反然無敬矣故

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音患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

困勉錄曰論語言君使臣以禮此章集註兼恩禮言蓋論語言禮則恩在其內矣○翼註曰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災而樂其禍

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之之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慶源

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儀禮

說約曰：按檀弓載穆公問子思為舊君及服古與于思所答與此畧同。則為舊君服者必是及其國為之。雖其說不見儀禮，猶為可以義起也。○困勉錄曰：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注乃是。指已故而未去者於由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引以為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為舊君及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

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二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

禮固不載也。

徐微菴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困勉錄曰：又先於其所往，蒙引疑我既為人道其賢而欲用之，我何故不以為賢而自用之乎。若他國以此問則我何以答。此疑固是。然亦想是自己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蒙引於天下爾要之此等亦已非第一等君道。○說統曰：只是重重疊疊有無己之意。

以此禮為問。雙峰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

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宋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

其故非一端下云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愚謂存此數語亦妙

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峰饒氏曰諫是閉邪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蒙引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然如此云云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變盈也左傳

二十一年欒桓子名慝娶於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先是十四年欒慝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晉邑名而逐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潘輿豫章人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上聲然也蓋聖賢之別必列反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夫子對定公之語末一說謂君使臣以禮

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相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繆公問禮為舊。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君反服之意。

去齊王深言報施。反。詩智。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

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則豈處其薄乎。孟

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問君

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日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報施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

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為入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西山真氏曰：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南軒張

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意。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士大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攜而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

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
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
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
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
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

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學其幾如此之說也蒙引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而心亦在其中且此莫不二字上無所承而必拘拘於行政用人則與直戒人君義亦小異之旨不貫矣既云直戒人君又云義亦小異亦之一字

說統曰正是可與權處○困
勉錄曰中庸所謂智愚賢不
肖之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
不能時者在內此謂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
者說即所謂可與立未可與
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
莫之似乎中鄉厚之似乎庸
無忌憚之似乎時則直為非
禮非義而非此章所指矣蒙
引認得清又曰按如此則大
全程子之說直為非矣蒙引
又謂集註意自無不該者何
也蓋集註專指不能時中者
說而其不能中者不待言矣

言不止於直戒人君與上篇不同其義亦須小異○
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
半所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却是無上事而
直出二句難用上章行政用人填入莫不字內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上聲宜豈為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

非義之義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何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已與失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

所謂自無不該者如此

然大人者義理周徧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峰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乎時中之道者也○朱子文集答何叔京書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蒙引此全是認理不精之過此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也○此章之意惟張子與晦翁二說與大註意正合大註云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此正與時中及不泥陳迹之說脗合無間若程子所謂恭本是禮過恭則非禮之禮以物與人爲義過與則非義之義又云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此說雖亦不

可以爲非但律以集註隨事順理因時制宜之說似未切當且集註意亦自無所不該○雲峰謂夫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制宜而不爲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上用蓋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

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

能事也。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

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

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育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育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

份按註中明以教子弟為言輔氏不責善之說非也

困勉錄曰新安陳氏過猶不及之說謬玩註自見

吳因之曰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為意蓋有不為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說約曰為與不為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

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蒙引俟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始得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

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雙峰饒氏曰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存疑此是言人必窮有定守而後達有實用若平居廉隅不立苟且自將向後當事亦

目前亦不容兩騎也。○翼註曰：玩程註曰：惟能有不為，是以可有為。此白文只添得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為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為之事，每足眩惑我搖撼我，我却見得真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為所當為，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哉。而後猶云：方纔也不分窮達先後說。○困勉錄曰：按橫渠所謂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於存疑。翼註：麟士之說皆解得去，其本旨究不知如何也。又按翼註與存疑亦相似，而不分窮達則與麟士說亦相似。而又畧有先後則異。○呂晚村曰：孟子此言，真勘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

只模稜苟且，與時浮沉耳。安望其能有為耶。如伊尹必非其道，非其義，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視一介，不以取與諸人。然後能相湯伐夏，以救民若司馬相如失節臨邛，深虧細行，後來得時遇主，雖有功業，亦只是奉使西南夷，著封禪書，以欺人主之侈心而已。故易曰：利貞利有攸往。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好惡，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君子語默惟其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計後患哉。如字訓奈。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事者不顧小節，此為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為。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為之豪傑哉。又曰：此節有數說。尺蠖之屈，以退為進。此黃老之說。餘如：雄之伎倆，與聖賢之道，全沒交涉。固是認解有主，必有守而後有為之說。重在能守其善矣。然有守如何，便能有為。且天下固有能有守而不能有為者，則必下

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且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己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己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己甚，自不至己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己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己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恆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奸。此賊仁義之甚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

先輩往往從之。然細玩註中
程子之說全以知所擇為主
橫渠亦云不為不仁則可以
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如此說來則不為有為纔是
一申道理何等直捷透快即
而後可以語氣亦未嘗不得
也
份按舜之隱惡夫子之無毀
非避後善也不當引以為証

說統曰信果無病病在兩必
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

○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言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
為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明也
○蒙引本分最難盡到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
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仲尼孟子學孔子
者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聖人之所為
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錙銖則太過
故曰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
當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
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陽貨見南子不脫冕而行及
沐浴請討等類說聖人之不為已甚者不止此但凡
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如孝弟恭儉等事聖人為之
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取異
所謂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廬墓敝車
羸馬之類皆聖人所不為○存疑蒙引說最好南軒
亦是但
未盡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

兩層意○份按吳因之云論
語義之與比是把義對已見
說言不以已為主而惟以義
為主也此處惟義所在是把
義對拘執固滯說言不取必
要如此而惟視義以活動也
義之與比則私心盡化惟義
所在則拘執盡融要兩邊
所以不同處意謂此章即是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蒙引之
說最當蓋不問其義之當為
與不當為而或執已見主於
必為或執已見主於必不為
此之謂適莫以此適莫者見
之言而期於必言以此適莫
者見之行而期於必行此之
謂信果若離却必為與必不
為二者何從見其信果乎且
因之謂論語是把義對已見
說此是把義對拘執固滯說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
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
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
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
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
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
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
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
之說尤盡其弊○雙峰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
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
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峰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
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

豈所謂拘執固滯者獨非已見耶

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附蒙引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也。此正為者相發明蓋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是有我矣。○胡氏謂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然則士惟知信果而不必合於義乎此說於義未精。○存疑天下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事有前日當如彼今日又當如此者各有時宜所謂義也惟義所在是當如彼則如彼當如此則如此與時轉移不復拘其故也必信必果是前日言之不復食其言前日行之不復易其行拘其故迹不復問夫時義之如何也不知事既變遷義已不在今日之事尚欲拘前日之故言行之在昔固不失矣如時義何是猶刻舟之求劍舟既遷移劍已不在尚欲就刻處求之劍安可得哉惟不按舟以求劍只就失處以求劍則劍可得矣知所求者在於劍而不在於舟則知

困勉錄曰註擴而充之與上孟微不同蓋此兼性反說存疑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是引以為例爾非限定此大人只是反之者也又曰存疑云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按此即所謂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與註不合。○份按語類云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二句說得最分明集註云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着而已二字便見得其只能如此純一無偽却無知覺惟大人方能通達萬變不止於純一無偽而已也若

所重者在義而不在於信果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

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而極其大也。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物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能此二句正相

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

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

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

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

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

如存疑所云。則是大人之心亦止於純一無偽。殊失朱子之旨。○按羅近溪云。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愚謂此是良知家宗旨。若論此章正解。正須重在大人能不失上。

份按此條乃答胡伯豐書也。着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之下云。南軒所說固善。然必謂從幼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為不失乎。此數語亦不可刪。

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雙峰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朱子文集潘謙之問。恐大人所以為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答書曰。論赤子之心。恐未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存疑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之純

一無偽。只是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飢便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偽。與赤子雖迥然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偽者。充之。若失了赤子之心。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即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道理。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

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吳因之曰。深字對膚淺字。只從皮膚涉獵。是浮淺造詣。君子之學。探之極真。直推究理。與一毫不肯放過。是何等精

耳矣。○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雅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亦說得好。○雙峰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蒙引。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暇豫而有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悔不可追。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深故曰深造。○呂晚村曰。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為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簡甚。人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為之方。方字。確有實事。在此處。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又曰。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深造。取自得。既非。脫却以道。取深造。亦非。○困勉錄曰。朱子以責效於旦夕。為不深造。亦未是責。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

也。資猶藉也。朱子曰。資字恰似。左右身之兩旁。言至。

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

音。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

處上聲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

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

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

得之也。

效且夕是不以道。又曰：依朱子則勿忘勿助，俱屬深造。故又以程子潛心積慮，優游厭飫之言為只是深造。至雲峰蒙引始以勿忘勿助分貼深造，以道看來分貼為是。又曰：吳因之云自得之妙不容言，只是一時性急不得性急二字最害事。伯者以功假仁，成功利也。只坐性急，按此宜再補一句曰：亦懶惰不得。蓋人之病只在「暴」，「暴」則進銳退速。又曰：直解以溥博淵泉貼資之深極妙。然則而時出之，即是左右逢其原也。又曰：資之深，蒙引存疑，說得明大。全朱子謂資之深如源頭水，只是一路來，未是。又曰：看來原字還是萬物統體一原之原，未是萬物統體一原之

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新安陳氏曰：有安排布置，便是勉強而非自得。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追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閒，然後可以自得。○朱子曰：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

原其所以能左右逢原者，則由於統體一原也。陳伯玉謂逢原二字不必偏重，極是。○份按困勉錄云：蒙引謂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此處猶上篇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總是樂之深也。按居安資深逢原無節次，存疑自明。若生惡可已，不知舞蹈微有節次，二處不同也。愚觀語類云：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閒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然則當以蒙引之說為長。

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強探力取也。必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日暮之閒，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著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

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一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已。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潛室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爲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

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爲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雲峰胡氏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爲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通考程氏復心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爲一。

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人也。附淺說義
 理有無窮之趣為學有一定之方故君子之於學也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事焉而不躐其功今
 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必力進焉而不躐其等深造
 以道如此正欲其有所持循無所迫逐真積力久之
 餘一旦豁然貫通向見其萬者今則會而為一也
 力到功深之後一旦超然而領悟向見其異者今則
 合而為同也其可謂自得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
 者則心與理不相浹洽居之未必安也惟其自然而
 得之則心與理熟萬變不可得而搖理與心一外物
 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
 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為用也惟其居之安則心
 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窮理本牢固足以取之而不
 竭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則中有不足隨
 所往未必皆有所值也惟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
 見事感於外理應於內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
 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或左或右隨其所往無
 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於自得則其妙有如此

故君子之學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也。○存疑深
 造而不以道則用功雖勞而不得其要領全無捉摸
 處亦徒勞而已固無由自得以道而不深造則工夫
 鹵莽雖能得其要領然工夫未到亦無徑悟速化之
 理欲其自得亦未能也。○蒙引論自得者可把此雞
 抱卵出籠為譬或問朱子曰少時見雞將出卵視之
 其時已至自然逆裂而出全不待彼着力有時見其
 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
 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自得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
 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
 不但告子也惟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
 人自居宜其不得斯文之正印也。○存疑天下事都
 不由人強成得功力到得自然成矣譬之種穀天時
 地利人力三者既齊又要時候到方成熟若天時地
 利人力三者缺一時候又未到焉得成熟不但為學
 教人為治皆然故曰真積力久則入老子曰天之道
 浸杜預曰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
 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焉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

仇滄柱曰。居安以存於中言。資之在接物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又曰。自得是效。居安資深逢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時文多不體貼。題中數箇之字。俱指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者。為居安。理得於心而充足有餘。應用不窮者。為資深。理得於心而觸處洞然。泛應曲當者。為左右逢原。

有得。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皆是此道理。○資之深。言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所藉為何。藉之以應物也。所藉者深。言道理在胸中充足。有餘。足以備吾應物之用。足以為吾資。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其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原不外乎所資。道理在胸中。足為我資。藉應用。這便是原。及我要應用。這道理。便在這裏。便是逢原。蓋原是那本來底物。物逢其原。是撞著那本來底物。○左右註云。身之兩旁。至近而非一處。是解字義。其實取之左右。非取之身之左右。取之心也。心中那有左右。要之左右。是不一之辭。猶詩言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君子。有之一般。緣這道理在胸中。萬事萬物之理。一一皆備。日用閒在人。所取若取他這一件。這一件。便原有道理。在撞著取他那一件。那一件。便有個道理。在撞著。左左右右。東西南北。四方八面。隨吾所取。無不有個本原。底道理。在撞著。這便是取之左右。逢其原。註至近而非一處。即是此理。非真有個左右。若身之兩旁也。○至近而非一處。有兩意。要看得有著落。至近

言不待取之深遠也。只在目前耳。非一處言。不但一事。有個道理也。事事皆有個道理。合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個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這道理都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如地下有泉。隨他甚處掘。便得不待鑿深。然後得也。○蒙引朱子曰。財貨一般。或搶於人。或假於外。終非已物。居之可得而安乎。○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供其所支。綽有餘地矣。○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要繳深造之以道。○居安資深。左右逢原。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君子深造之以道。五箇之字。同是指此理也。○孟子說一貫有二。與論語二處。脗合。此章即會子所聞之一貫也。下章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蓋此章兼知行下章。獨主知何謂此章。即會子所聞之一貫也。蓋深造以道。則隨事精察力行。而真積力久也。自得之。至左右逢其原。即是一本萬殊之妙。而泛應曲當者也。下章博學而詳說之。亦多學而識之功也。出多學而識。而至於聞一

貫之傳是亦反說約矣。○未能自得以前則深造之以道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既自得以後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其原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學必至於自得然後為學之成也。○雲峰胡氏曰：深造章大要在勿忘勿助無復改評矣。但分有所持循謂勿忘默識心通謂勿助恐未當大抵深造是勿忘以道則有勿助在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

吳因之曰：君子之博學詳說，特為反本窮源歸之要約。所以如此一節，要看非誇多闢靡意。○困勉錄曰：詳說內該得中庸審問慎思明辯。○摘訓曰：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
朱子曰：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誇多說博學，闢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闢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為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

孟子卷之八
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
○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通旨朱氏公遷曰語由也女聞六言六蔽博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及此章皆以知言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
○蒙引大註云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分明是一貫之說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所以上章末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愚謂要繳着深造以道才是如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既欲其自得之也則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
○存疑天下之理自一而散之萬雖萬亦本於一自其萬

而觀之但見殊途百慮萬變不同自其一而觀之則萬物之理卽一物之理無不同也故學必到能說約處方是到家○學到能說約時六經只是一理非但六經學庸論孟只是此理非但四子子史百家之不一背於道者皆此理也○蒙引學與說不同學就習誦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論語博文內自有說約在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音頓殊佩頓殊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人者對

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人

份按江南不可取之人人字乃類字之訛當改正

份按湖南講云孟子平日論
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為
之歐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
服人此却論到以善養人方
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此
說似是而非夫使孟子平日
論王止到得以善服人乃彼
則以為百里可王雖欲無王
不可得而此則以為不能服
人不自相矛盾乎愚謂孟子
平日之論皆是以德服人事
與此所謂以善養人未嘗有
淺深也蓋王霸之分公誠私
偽而已矣以德服人以善養
入其心皆出於公與誠也此
其所以王也以力假仁以善
服入其心皆出於私與偽也
此其所以為伯也○因勉錄
曰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
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

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入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
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
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
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
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
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
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
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
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
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
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
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峰胡氏曰以德服人蓋對
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
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而子貢答以
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耳○新安陳氏曰按孟
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字與德
字以力服人者挾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
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

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
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
不可以善服人未之有也正
與上未有服人意相應

服人者認善以為己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
純乎公矣○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
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蒙引此章蓋為當時
國君而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
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
湯之於葛伯可見○存疑服人養人及未有能服人
之人俱指平等言其曰然後能服
天下又說得大了不止平等人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
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
入也蔽賢之人妨賢
病國不祥孰甚焉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

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有關文焉
新安陳氏

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如關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去亟

反吏

亟音朔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舍一讀如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不舍晝夜而漸進盈科後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

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

困勉錄曰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相反澗可立待與放四海相反新安陳氏說未甚分明諸家皆未了然也

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

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

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

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

推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

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附蒙引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漫說出此意至

有本者如是方好叮嚀着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

是承此有本者說去○孔子言水不舍晝夜明道體

之不已孟子言水之不舍晝夜喻人為之不已孔子

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

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為徐子言未及於語上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澗也可立而

說統曰使淨名可繼君子遂不恥乎况其必不能繼也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澗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

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澗可立

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聲聞名譽

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

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存疑曰君子恥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林氏曰

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

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

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

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射思量方得

○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

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于譽之病耳孔子之稱

本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

人所取何如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質直

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汪氏曰水之可

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

至則以四海為歸○雙峰饒氏曰論語二不舍晝夜

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

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

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份按集註所謂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獨人於

其間得形氣之正云。語類所云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此理同而氣異之說也。語類所謂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氣同而理異之說也。

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朱子曰

文義也。

份按大全不取此條却止將父子相愛二句撮入前所載一條中。
呂晚村曰時作動云存心大謬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常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
份按君子所存存此心之天理也尹氏之說最為分明若

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西山真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關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附語錄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一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者因問存何物或云日用之間凡周旋運用曰此乃禽獸所以與人

孟子卷之六
離婁下

單說一箇心字。以為能存之者。君子便有取入心之危者。而作用之病。孟子言操則存。求放心者。一則從存乎人者。仁義之心說來。一則從仁人心也說來。非空空單說一箇心字也。○朱子所謂人心虛靈無所不明者。言人心於理本無所不明也。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者言禽獸之心。於理只有一兩路。明而其餘皆昏也。俱指心之於理言。非單就心說也。賀孫錄云。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不通。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云語意極為分明。大全從輯釋本反不取此條。真是無識。

同須求其所以與人異者。僧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便把這箇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蒙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其小異也。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小異也。故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此其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以全其性。是無異中之一異也。如此解庶得所謂幾希者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孟子所謂幾希之本旨。則不盡然者。故隨足之曰。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所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氣異則所賦之理。亦有間矣。同得天地之氣。又在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

言其不可不存也。○註。眾人不知此而去之。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註。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云云。正是存之功。不是存之了方戰兢惕厲。蓋此四字。正承上文。過下文。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處。方見是以二字着落。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前篇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形句。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

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曰明

份按語類云符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義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云云愚謂起處不宜刪去蓋恐後學亦或有誤認行仁義為不好如符說云云者須存此以正之也

庶物察入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為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雙峰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附語錄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

困勉錄曰翼註云過下不必貶君子以起舜蓋君子聖賢之通稱舜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究竟亦只是存之者

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繫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問舜明庶物察入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蒙引物事物也在一身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在一家則有閨門內外之職其在鄉則田里之耕桑公上之賦役皆事也其在官則或錢穀甲兵或刑名度數皆事也○大註云仁義已根於心而

劉上玉云君子存之通管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章蒙引過到次節云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唯舜也云云則是舜又在君子之外矣然則文王孔子亦生安者便當入操存君子中乎註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總是君子存之中有生安如此至尹註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則已置圈外矣按翼註上玉雖似有理然大蒙引淺說麟士多主尹氏之說

孟子卷之八 離婁下

困勉錄曰。註衆人不知此。君子知此。據蒙引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則此知字。與知所先後之知同。下面戰兢惕厲。又該得知行在內。

所行皆從此出。猶所謂以德行仁語意。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仁義之理。根之於心。而行於庶物。人倫之間。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吾人之一心。則知所謂幾希者。即是仁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存疑。人倫庶物之理。在心則曰仁義。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各有所宜。義也。○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

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雲峰胡氏曰。庶

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為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

又曰。存字內。該知行。新安陳氏謂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似謬。

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而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

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附蒙引。惡旨酒。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讀者。意會。不然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此禹

之憂勤惕厲處即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也○存疑三
王各舉兩事而自相為偶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
一惡也執中與立賢無方對一立政一用人也視民
如傷與望道未見對一治人一脩己也不泄邇與不
忘遠對
尤明白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

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宋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

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密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峰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附蒙引事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
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
何如也○立賢無方蓋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
賢共理之故也惴惴然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所
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憂勤惕厲
又何如○二句關涉亦甚廣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

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

乾乾之心也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

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蒙引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去聲下同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

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入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

忽畧之意○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雙峰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或問曰或者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

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語錄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乘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淑一時皆得無有遠邇○蒙引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何也敬之常存也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何也慮之周詳也此亦可見其憂勤惕厲之意○存疑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

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心惕

然而常存也○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

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

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

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斟酌三王

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雙峰饒氏曰施

此四者之故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

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

一箇事字○蒙引此一節看來只是時中○周公思

兼三王不可依小註謂是孔子集大成意如此則三

王各居其一節周公獨會其全體高了周公固無害

卑了三王奈何要當思其時如何耳○存疑本文其

有不合與註其事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

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蒙引謂其指三王

困勉錄曰本文四事只指定上四條於言外推廣則可又曰存疑云其有不合蒙引作四事之外說余初不然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為可從也蓋言酒則惡善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用之民則愛之道則求之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同未見有不合者唯四事之外如忠實文之異向子五寅之異建貢助徹之異法以此之類不可盡窮以後觀前以今視古有不能合者耳按其有不合專就四事之外說此蒙引初說則然其後說則不爾也予錄其後說又曰或兼四事與四事之外說亦可然本文只是就四事說於言外推廣

不是註時異勢殊或謂是君臣殊勢不是○蒙引依饒氏兩事字要同其有不合者正指四事如禹惡旨酒是時去上古朴畧之風猶近而絕之至周公時人文已盛祭祀賓客安得絕酒故周人之詩云我有旨酒者無慮數十是惡旨酒有不合者矣在禹時所謂善言在周公行不得者矣在湯時所謂中在周公時又不為中矣湯之立賢無方周人大抵親賢並用亦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時乎當勞也如佚道使民時乎當威也以生道殺民亦不得拘於文王之視民如傷其事果善矣自信而不疑理果當也決行而無滯亦不必拘於望道而未之見耳邇者固不宜泄亦有可親者遠者固不宜忘亦有可畧者○周公於上四事則須兼而行之其所不合者則勤於思而急於行此皆可以見其有憂勤惕厲之心也不可專重下段而於兼行○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處或畧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

則可也。
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
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
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徹
上徹下。舜禹說於塗。人帝王
說於砥庶。

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雲峰胡氏曰。朱子嘗曰。讀此章。

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有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為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說常存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不死四字。意與集註異。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道互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蒙引必是孟子以前見於紀載者。禹嘗以惡旨酒好善言稱湯嘗以執中及立賢無方稱文。

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慶源輔氏曰。集註恐人執。

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稱。武王以不泄邇不忘遠。稱故孟子於此舉之而非各舉其盛也。○心之所以長活者以其天理之存也。心之所以死者以其天理之不存也。天理所以常活。吾心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正此之謂。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詩亡黍離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儕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

說統曰。按此節以春秋提起。照下然後二字。如云羣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又曰。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曰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

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
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又
曰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
維王迹之衰○翼註曰述字
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
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
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實
跡已熄
困勉錄曰註以詩亡為雅亡
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
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
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
今雖依註而此說亦不可不
知

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
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朱子曰
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
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
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
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
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
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
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
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
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
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
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
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蒙引二雅之詩既是
朝廷禮樂征伐命德討罪之舉及君君臣臣親親賢
賢之事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於正掉其

四書脈曰晉之乘節須以春
秋作主言春秋未經聖人筆
削之先與晉乘楚檣杙一樣
無關王迹之存亡一也言同
是列國之史也

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檣音
逃杙音兀

流而反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藹然凄然無
復起廢興衰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使春秋
不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以不容已也○詩亡
謂雅詩亡也不然邶鄘諸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

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檣杙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

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

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新安陳氏曰必

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

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
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慶源輔氏

摘訓曰義字專事文二項說其事則齊桓晉文至於褒貶其事者孔子也桓文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筆削其文者則孔子也史官不得而與也○翼註曰事出於二伯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以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又曰竊

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堯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為莫已若者亦可哀已附蒙引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為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本文正義是以禱杌為凶人非以為惡獸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取只是詞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真僭竊了如云竊比老彭亦豈位不在耶

說統曰按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上○邵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播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著於伯圖而聖人因定為筆削

困勉錄曰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疑說是蓋推春秋之義亦即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則自有其主也

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

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

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削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

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

○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

自高自主以王也... 國之難言也... 國之難言也... 國之難言也...

百王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峰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王氏曰。史不止於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通考趙氏真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存疑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蔡氏曰。義蒙上文。是王者之義。不是。○淺說天春秋所記之事。固多言乎齊桓晉文其間之文。固皆出於當時史官。而其大義所在。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所以嚴名分而正綱常者。乃吾夫子假魯史之舊文。加筆削之新法。

以裁定之。而他人不能與也。故孔子嘗自謙曰。其義則丘嘗竊取之矣。此春秋所以為史外傳心之要典。非特如國史之主於記事者也。○其文則史二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五伯獨舉桓文。猶四時獨舉春秋也。但彼是錯舉。此其盛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王者之迹雖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大註竊取者。謙詞也。不必依蔡氏謂夫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若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却是此意。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大註下文云。意亦如此。則又以為同者何也。蓋言斷之在己。意同也。若竊取是有德無位意。則本分之辭。非謙辭也。○或曰。朱子論春秋。孔子只是據事直書。是非有意。立某字。含某意。及至作綱目。却又全是以一字藏褒貶。何也。曰。如子弑父。則為弑。無罪而殺其臣。則為殺。有罪則為誅。如此之類。正是據事直書也。若全無此義。則夫子又何用筆削。魯史為蓋正緣。魯史舊文不足以為褒貶勸戒。故取而脩之耳。必如愚此說。○此又承上然後二說不相反。而且自相發明也。

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

於春秋故特言之雙峰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辯章述羣聖事而繼以孔子

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也○東陽許氏曰以二國之史同言而曰

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二世三十年亦為

四書脉曰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

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

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音祖免音免殺音殺所介同

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

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則祖免而無正服減殺

同姓六世則不復祖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祖身去飾也祖免者肉袒而著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

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

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祖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經然則祖問亦

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其高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其高

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為之祖禭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

離婁下

離婁下

離婁下

離婁下

離婁下

也其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
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通考龔氏高禮曰
祖免祖謂不服布而常服免謂布幘帽之狀
服窮則遺澤寔微故五世而斬
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
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
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
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附
蒙引問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畢竟是甚麼日以德業
之遺於後者言只以孔子之餘澤來照看孔子之澤
是甚麼餘可類推○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為
槩以五世曰孟子此語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
上說故槩以五世而斬之義見於孔子猶在五世之
內也○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
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
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而絕以証君子小人之
澤五世而斬也○君子小人蓋以位言無上下之別

皆五世而斬也孔子則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子
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父子相繼為一世
三十年亦為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者言然三十
年亦為一世者大約世數人到三十年便有子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慶源輔氏曰
淑艾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

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
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
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
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

徐徹弦曰孔子言竊取則不
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
則不敢當述者之明○四書
脈曰分明欲表章捍衛以待
後之學者非善一身已也

自謙之辭也

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

之以為善○雙峰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

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存疑私淑諸人言把孔子之道私竊以善其身於在人處註嫌其句偏且長難讀故轉用之曰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

其身○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

矣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辯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羣聖道

困勉錄曰此章蓋就事之介在可否之間者而明過猶不及之義又曰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重下二段又曰朱子謂此段與再斯可矣相如此須善看蓋再斯可矣是初思與再思同底此段是初思與再思不同底故只云相似然不引此似更妙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

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雙峰饒氏曰傷廉與

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通考東陽

份按與傷惠者就其可以無與而與之時即便傷於惠矣正不須到財或不贍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時也

許氏曰傷廉是順辭易傷惠傷勇是反辭難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 林氏曰

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

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

然自己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廉惠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

○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斷○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乍看似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附淺說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失之不及固有害也失之太過獨無害乎夫不苟取之謂廉彼其禮物之饋初見若可取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取焉既不當取則執而勿取可也乃不能自斷而竟取之是謂苟取而有害於廉矣以物與人謂之謂惠彼其將有所與初見若可與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與焉既不當與則執而勿與可也

乃不能自決而竟與之。雖曰惠而非惠之正也。則亦反害其惠矣。不愛其死之謂勇。彼其變故之來。初見若可死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死焉。既不當死。則執而勿死。可也。乃不勝其忿而竟死之。雖曰勇而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害其勇矣。夫過取困傷廉也。至於過與。猶為惠過死。猶為勇。今日傷惠傷勇。而與傷廉者等焉。可見天下之事。惟中為貴。而失之過者。猶失之不及也。何貴於過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

自立。後為家眾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

食死於窮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反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釋二人名中之字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

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庚公必

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命

聲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

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

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

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

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使二

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

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

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程子曰

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

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

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延之臣羿篡

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

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

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雲峰胡氏曰此

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

有泚○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

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附蒙引謂之侵者將以

翼註曰此章重在條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便居敬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困勉錄曰君子之不敢為惡必欲為善者非徒欲求合於天人也孟子此章特言善惡感應之速以為下等人說法爾○莊忠甫曰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敬然則美不如西子而負俗之累其於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處於齋戒則過者豈徒掩鼻格者豈惟鬼神哉四書釋地續曰西子美婦人未詳何所惟劉昭註有之會稽郡餘暨縣引越絕曰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寶元年更名者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

人以自新也南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濇塗而春秋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

潔者歟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戒者歟一自汚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入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事上帝言此所以勉人

翼註曰首節言理本自然次節言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鑿○困勉錄曰沈無回云此章為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告子言性鑿之以杞柳鑿之以湍水鑿之以仁內義外故孟子云云按此皆首註斷不可從○份按說叢云首節是欲入由性發智而先教之識性愚觀總註云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蓋言能順吾性自然之故而行斯為大智非欲入由性發智之謂也

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聳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

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

知然其發見形旬反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去聲見如字故

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

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

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久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朱

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已○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人井則發見而為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

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類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峰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迹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附蒙引不可以言性節遂為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若言謂性以故利為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智分言行矣俱是牽捏○存疑性是無形影底物如何說得是故聖賢說性都是自發見處說即其故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皆是以其故言○故者以利為本利順也對害逆說蓋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蒙引故者

以利為本此是發明其所謂故者之本旨

吳因之曰所惡於智節言可順而不可鑿最重下文不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莊忠甫曰君子不惡愚而惡智愚者日用不知特昧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并失其利矣故君子惡之也

仇滄柱曰雲峰胡氏以五性有智為說劉上玉纂序說約過到次節云如吾性中有智云云予每閱此苦於書言不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

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去聲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峰胡氏曰孟子

清及觀淺說過到此節云天

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依此何等條理且能喚起行所無事句份按此章尤重在利字言利則故在其中故總註事物之理豈非自然數語專以利言之許東陽曰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然則末節如何可離却利字耶新安陳氏次節屬利末節屬故之說蒙引駁之甚當

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入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附存疑所惡於智者為其鑿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務穿鑿而不順利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至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智大則無惡矣○蒙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畢竟是小智也故日則無惡於智矣又日則智亦大矣可知是指當時

之小智者。○存疑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為行智者則例。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新安陳氏曰。此又

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

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

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

也。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且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通考。趙氏惠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且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

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
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時故三候十五日爲
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
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
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
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
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
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程
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
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
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
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
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
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
了○朱子曰堯時昏且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
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

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
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
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
先論天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
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
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按十一經問對千歲之日
至謂冬至之日也楚麥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
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
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
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言性
自理言通言事物之理而人心之理在其中也非專
論性也○存疑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
易也言天之高星辰之遠其日至之度至難得也苟
卽其故求之無有不得而况事物之近苟卽其故求
之豈有不得其故者哉此所謂故卽順利之故也故
註曰何以穿鑿爲哉總是申言第二節意○蒙引苟
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千歲之日至依朱子
說只是既往者○日至之度究竟來是就星辰上推

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為體。○存疑。蓋治曆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處歷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淺說。千歲亦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歲月日時皆甲子。亦時有但要。○程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是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巳。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

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行度少有差錯。久久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通考。東陽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入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此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附存疑。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首節言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末節言順自然之不難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雙峰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

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蒙引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存疑進而與右師言乃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進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

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畧也

蒙引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故右師御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湖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泣

音利

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內王于母弟稱諸侯者

歷更

平聲

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

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

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

宋子曰孟

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份按聖賢之言無所苟也云云與上本一條乃答何叔京書大全誤分爲二份按或問云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然愚聞之師曰陳司敗云云今既將愚聞之師曰以上刪去乃獨留此問字何也

孟子大全卷之八

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變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爲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君子之遠小人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序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如六部尚書故是一班與侍郎不同此階同也然吏部尚書又在戶部尚書之上戶部又在禮部之上此位異也○蒙引大註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弔朱子何據而言曰只據本文朝廷字而言不然在公行子之家行禮安得言朝廷○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朱子又何據而

言曰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滕也還是孟子爲正王驩爲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成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峰饒氏曰以是

份按吳因之云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蓋首節是總旨而下則詳言之仁禮決在用上看非以此爲存於心下方施於用過下次節云君子之以仁禮存心者何如蒙引云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二說不同愚謂蒙引之說雖亦有理然畢竟因之之說爲長蓋以仁

禮存心。即後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意。所謂存於心而不忘者。非只空空存在心上。便應兼慮事接物說。輔氏謂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可見非空空只存在心上之謂也。但以仁禮存心二句是虛籠愛人敬人二句是指其實言之耳。君子以仁禮存心。正是君子異於人處。因之謂仁者愛人。五節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見君子異於人。將異於人二句折作兩截。非是。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求存於我心。此心常存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附淺說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敬方說。仁禮之施也。施字是對驗字說。不是對存字說。存心不苟。正是以仁禮存心也。蒙引此仁禮看來都是愛敬之心。言仁亦偏言者也。輔氏云。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此說不用。存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二句。是總腦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一句可見。以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下文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就其發於外者言。蒙引曰以仁禮存心主在內。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兼內外非是。

說到本原上去。

吳因之曰。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為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為仁禮施於變。非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說統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入愛人敬人。蓋必入愛人敬人。後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四書脈曰。三自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存不懈也。吳因之曰。註仁禮之驗。因人省已。故謂之驗。非效驗也。又曰。有人於此。此字指我。愛敬之施。說言有人焉。乃我之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橫逆云云。此物奚宜至哉。句。正足上我必不仁。必無禮意。

此仁禮之施

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附存疑句一氣緊緊說下。是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仁者愛人。以下。是承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說。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仁者則愛人云云。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慶源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雙

我果仁禮。此物不宜至。其至焉者必仁禮之未盡耳。又曰於禽獸又何難言不與之較。也不要說是不必難且要體貼存心意發揮。不可做君子棄之之意。若只如尋常人所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便非有容之體。不能以仁存心了。便有忿爭之意。不能以禮存心了。君子見其為妄人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翼註曰。雖曰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便放下。蓋不責入。正所以專責已。○困勉錄曰。按大全南軒是言必自反而忠。然後可斷彼為妄。翼註因之。淺說是言我既忠而彼為妄。然自反之功仍不廢。又曰。又何難焉。蒙引謂即是無一朝之患。乃不求諸人。

峰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做此。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意極是。又謂雖有幸至之變。而不以為患也。只是心無愧也。而面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這還是為他難。此却不是。蓋難非有愧之謂。霍林謂患是煩惱芥蒂意。得之。

份按存疑云。終身之憂一句。是括上五節之意。說統云終身之憂一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愚謂一朝之患。即橫逆之來也。無一朝之患。即三自反而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南軒張氏曰。雖非素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附淺說。既曰妄人。則與禽獸何異哉。我見同類之人。而陷於禽獸為之哀痛。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難於心耶。○蒙引。又何難焉。言不為之橫於胸中也。置之不較也。此正所謂無一朝之患。與君子不患者。大註云。言不與之校也。亦是此意。不要說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不與之校也。若終身之憂，自應又進一步說，非括上五節也。玩經文乃若則有之語氣，自見。○天下有聖人，有鄉人，有妄人。三自反而不與妄人校，則無一朝之患矣。恐其未免為鄉人，而以聖人自期，此所以有終身之憂也。○如舜工夫固亦不外乎仁禮二者，然欲超越鄉人而與聖人為徒，則較之不與妄人校，又進一步矣。○君子以仁禮存於心，是通章總冒。下文言其不以一朝橫逆之來為患，而終身以仁禮不能如舜為憂，皆其存心之異於人處。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

趙氏曰：集註不荀二字，不可淺

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故無後憂。宋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而處之不失，未足見入道之盡為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顛墮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日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末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附淺說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終身之憂，則有之何也？以為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盡仁禮而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盡，猶未免為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憂不得如舜而已矣。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無矣。何也？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為也。以禮存心，而非禮無行也。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橫逆率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之妄人而已。處之泰然，畧不少動其心。而為之戚戚也。故曰君子無一朝之患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

形旬反

前篇

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

只是泛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灾，也只
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雙峰
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新安陳氏曰：賢其
用世而憂
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慶源輔氏

份按蒙引云：禹稷顏回同道。本文以道言而集註曰：其心一而已矣者，承上文聖賢之道言也。心即道之所從出也。

又云：心亦道也。道字虛而廣。性情志意德行功業都說得。道此則以心言，此正與離婁上堯舜之道道字一般。亦主在心者言。輔氏解道心字義，不必用存疑云：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此便見同道處。蓋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脩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已矣，又在先一步。故總註曰：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當如此看。愚此說與蒙引異。蒙引就把心當道說，學者詳之。又云：此章同道本就事上說，集註屢提出心來解者，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寓而盡其道，困勉錄

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存言之也。救民者脩己之驗，脩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附存疑：此章大意謂禹稷顏回一則進而救民，一則退而脩己，其事不同矣。然其實禹稷顏回同道，何也？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禹任治水之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不能盡職而溺之，稷任稼穡之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不能盡職而飢之，是以過門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故得從容獨樂於陋巷之中也。可見禹稷之救民，是其道當救民，顏子之脩己，是其道當脩己，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為之，所以為同道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取存疑之說愚謂蒙引之說為長玩總註只說心無不同絕不更說道字分明以心即為道也○困勉錄謂此章依存疑則通章俱就達道說而集註數心字則就大本說在本章心外依蒙引通章俱兼大本達道說愚謂此章皆就用上說乃是達道非大本也即存疑之意亦未嘗以心字為大本當更商之○大本達道之說起於輔氏愚謂聖人之心無所偏倚二句恐不是指大本程子云不偏之謂中朱子採入章句中可謂已發亦可云無所偏倚也蓋此處用不着過不及字樣故以無所偏倚言之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隨感而應各盡其道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則亦能樂禹稷之憂也
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地
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脩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蒙引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譬喻

曰兩由字大全蒙引作猶字解存疑如字存疑似長○湯霍林曰由已二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止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樣○吳因之曰禹稷唯身任其責故以為憂非有心於憂天下也顏子不任其責故不以為憂非有心於忘天下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
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去聲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遠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

孟子大全 卷之八 離婁下 七

易地皆然。則堯舜臯契無不皆然也。須大有見。困勉錄曰：新安陳氏解纓好，但必以為遇沐則太拘矣。

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來救天下之闕，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闕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為，達道也，皆時中也。附存疑：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在此事則為此，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然此事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隨事而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也。譬之甘辛苦鹹，不同其為味一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為色則一也。故禹稷顏回救民脩己，不同而同於道；曾子子思遠害死難，不同而同於道；微子箕子比干，生死不同而同於仁；齊薛宋之餽金，辭受不同而同於是，豈惟是哉？古先聖王因時而治。

立法創制，不能盡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故忠質文，所尚不同，而同於禮；威英韶濩之樂，不同，而同於和。唐虞三代之禪，受征伐不同，而同於義；以至三代而下，伯王迭興，其治雖不能純乎古，然皆隨時足以為治，其道亦未嘗不同也。學者了此，斯可與論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附存疑：此章五段，二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三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自責，據此皆未見其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則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

四書釋地又續曰：顧麟士云：匡章當名章，字章，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章子是字，今去却子字，猶之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按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為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請田盼人稱為助，曰見。

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而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雙峰饒氏曰：章

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

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并反。又必正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

新安陳氏

曰：此屬字。即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但爲身不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

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蒙引使章所犯非責善便可責了使章既以責善得罪

於父而又不知自責亦可絕了惟此兩節未至可絕之地所以孟子矜之○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

之子此母即匡章之妻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云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

自責則如此在他人則猶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存疑是則章子已矣是指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

為也已矣○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去而必察焉可以

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已至仁則不忍苛責

於人○新安陳氏曰不徇眾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楊氏曰章子之行

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

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出妻

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

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

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

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

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之

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

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軒張

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

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

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

乎其間而可罪矣○雙峰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

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

四書釋地曰。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越王勾踐嘗從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邪。講義為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

間可以准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常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穀而一書。亦穀者別於穀也。明其為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為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己。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拘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附蒙引曰無寓人於人也。寇退則曰脩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云云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不必說沈猶行或偶同姓亦未可知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氏曰子思雖無

死難之事然寇至去聲其事不同者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

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

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

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因其所遇而

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附淺說此章當與禹稷顏回章並看○蒙引子思臣也微也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言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瞞古竟反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

份按此章依蒙引南軒則皆云真有此事存疑則云未必有此事困勉錄謂存疑不是愚謂孟子只是設言之耳當以存疑為是

四書釋地曰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趙註墦間郭外冢間也以為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

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興下到今紛紛換述皆以墓祭為非古雖高明如顧炎武寧人亦惑於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殿蓋葬於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朱子曰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了指此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播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通考吳氏程曰因儲子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為陽揜則可瞷君子言行如何瞷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力智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乞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蹙。志氣蕭然。自視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哆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未俗之箴砭也。 孟子大全終

